

劉貞晦  
沈雁冰 著

中國文學變遷史

上海新文化書社發行

中華民國

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 
十七年一月九版

中國文學變遷史一冊

實價二角五分

版權所有

著者

劉貞  
沈雁冰

編輯者

聞野鶴

校訂者

魯承莊  
抱恨生

發行者

樊春霖

總發行所

新文化書社  
上海四馬路中市

外埠各新書店均有代售

# 新文學

## 中國文學變遷史略

北京大學教授 劉貞晦

### 第一篇 唐虞以前的文學

古人說『文章者原于五經』。又說『五經以後文章乃可得而論』。這話原有理由。但五經是孔子編定的。孔子周人，五經的文學，當然算是周時的文學。我國文學，却不是從周時起的。孔子刪書，斷自唐虞，贊易定禮，就有說到唐虞以前的典章文物。原來有了文字，就該有文學。事本在唐虞以前，王灼碧鷄漫志裏說的：『或問歌曲所起，曰：天地始著人生焉，人莫不有心。此歌曲所以起也。』及唐虞廢歌，其流漸廣，至於散文，則三皇之世，始已作教。唐虞以前的歌曲同散文，古書中有稱述過的。

歌曲。孝經鈎命訣裏說：『伏羲樂曰立基，曰扶來，亦曰立本。神農樂曰下謀，一名扶持。視融樂曰屬績。』呂氏春秋裏說：『昔葛天氏之樂，三人摻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：一曰載民，二曰玄鳥，三曰遂草木，四曰奮五穀，五曰敬天常，六曰達帝功，七曰依帝德，八曰總萬物之極。』有這種種樂名，一定就有樂詞；不過年久失傳罷了。至於那有樂詞的，如禮記郊特牲篇說：『伊耆氏始爲蜡。』蜡是祭名，是祭農田的神的。蜡祭有辭，就是『土反其宅，水歸其壑，昆蟲毋作，草木歸其宅。』四句。又如文心雕龍裏說：『葛天氏樂辭云，玄鳥在水，飛土逐穴。』二句。

散文。鄭玄易論載有伏羲氏十言之教，就是『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』十個字。管子載有神農之教，就是『一穀不登減一穀，穀之法什倍，二穀不登減二穀，穀之法再什倍。』



第疏滿之。無食者予之陳。無種者貸之新。故無什倍之賈。無倍稱之民。』這幾句。

歌曲散文，在伏羲神農的時候，早都有了。到了黃帝的時候，文學更加進步。據古書稱述黃帝時代的文章，可以把他分出文體來，列寫在左方：

頌。莊子『黃帝張咸池之樂，有焱氏爲頌曰：聽之不聞其聲，視之不見其形，充滿天地，包裹六極。』拾遺記『黃帝有袞龍之頌，又有甯封七言頌。』

銘。漢志『黃帝銘六篇。』蔡邕銘論『黃帝有巾几之法，孔甲有盤盂之誡。』皇王大紀『帝軒作與几之箴。』箴同銘，是一類的文字。

議。管子『軒轅有明堂之議。』

曲。歸藏『蚩尤出自羊水，八肱八趾疏首，登九源以伐空桑；黃帝殺之於青丘，作柷鼓之曲十章；一曰雷震驚，二曰猛虎駭，三曰摯鳥擊，四曰龍媒蹀，五曰靈夔吼，六曰鵬鵠爭。

七曰壯士驚志。八曰熊罷哮吟。九曰石盪崖。十曰波盪壑。

詔命。文心雕龍詔策篇『軒轅唐虞同稱曰命』。

道書。漢志道家『黃帝四經四篇，黃帝君臣十篇，雜黃帝五十八篇』。

醫書。帝王世紀『黃帝命雷公歧伯論經脈，旁通問難，八十爲難經，教制九針，著內外』。

經術十八卷。漢志『黃帝內經十八卷，外經三十七卷』。

小說。漢志小說『黃帝說四十篇』。

陰陽家。漢志陰陽『黃帝泰素二十篇』。

縱橫家。蘇秦張儀事鬼谷先生，受黃帝陰符。

兵家。漢志兵陰陽『黃帝十六篇，黃帝臣封胡五篇，風后十三篇，力牧記五篇，鬼容區』。

三篇』。

天文 漢志『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』

曆譜 漢志『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』

五行書 漢志五行『黃帝陰陽二十五卷』

占書 漢志雜占『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』

神仙傳 漢志神仙『黃帝雜子三家』

上述種種書，原有後人依託的，不必就是黃帝時的著作。但黃帝時文明確已大啓，上述各種著作的體製，却該已開出一個端來了。

總而言之：自從有文字以後，宣敎達事，合契致遠，該用着散文，在復咏歎，發揮性情，該用着歌曲。後世散文，也是實用文多。歌曲，却統是美文了。這兩種是文學的大別，該同時並有，不過在古時簡樸一點，到後來漸漸的踵事增華罷了。

## 第二篇 唐虞夏商文學

唐虞夏商的著述，見于書經的，如二典以下各篇，見于大戴記的，如夏小正篇，統是經過孔子編定。山海經雖說是夏禹同時人益著的，但亦經過後人增竄，多不是唐虞夏商文學的真面目了。除此以外，這四代文學偶有流傳的，亦可引述一番。

先述唐虞的——

文心雕龍『至堯有，大唐之歌。舜造南風之詩，觀其二文，辭達而已。』

路史後紀『帝堯制七絃，徽大唐之歌，而民事得制，咸池之舞，而爲經首之詩，以享上帝。命之曰咸。帝舜作大唐之歌，以聲帝美，聲成而絃鳳至，故其樂曰。舟張辟離，鶉鶉相從。八風回回。鳳凰喈喈。』

列子『堯微服遊於康衢，聞兒童謠曰：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。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』淮南



子，或有堯戒。『戰戰慄慄，日慎一日，人莫踰于山，而踰于堙。』

高士傳：『帝堯之時，天下太和，百姓無事，壤父年八十餘，而擊壤於道中。觀者曰：大哉帝之德也。』父壤曰：『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何德于我哉？』

尸子：『帝舜彈五絃絃琴，以歌南風。』歌的辭是：『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』

尚書大傳：舜作卿雲歌：『卿雲爛兮，糾縵縵兮，日月光華，旦復旦兮。』又八伯歌：『明明上天，爛然星陳，日月光華，弘於一人。』又帝乃載歌：『日月有常，星辰有行，四時順經，萬牲充誠。於予論樂，配天之靈，遷於賢善，莫不咸聽。鑿乎鼓之，軒乎舞之，菁華已竭，褰裳去之。』

文心雕龍：『舜祠田曰，荷此長耜，耕彼南畝，四海俱有。』

次述夏商的，

周書夏箴，『中不容利，民乃外次。』又『小人無兼年之食，遇天饑，妻子非其有也。大夫無兼年之食，遇天饑，臣妾與馬非其有也。戒戒哉！弗思弗行，至無日矣。』

墨子『夏后開使蜚廉析金于山，而陶鑄之于昆吾。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，曰：鼎成三足而方，不炊而自烹，不舉而自藏，不遷而自行，以祭於昆吾之墟。』乙又言兆之繇曰：『饗矣逢逢白雲，一南一北，一西一東，九鼎既成，遷于三國。』

新序刺奢篇：『桀作瑤臺，罷民力，殫民財，爲酒池糟隄，縱靡靡之樂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，羣臣相持歌曰：『江水沛沛兮，舟楫敗兮，我王廢兮，趣歸薄兮，薄亦大兮，又樂兮樂兮，四牡蹢兮，六轡沃兮，去不善而從善，何不樂兮。』』

歸藏『桀筮伐有唐，格于癸惑，曰：不吉。其詞曰：不利出征，惟利安處。彼爲狸，我爲鼠，勿用。』

作事，恐傷其父。』

禮記湯盤銘『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』

說苑湯大旱祝辭『政不節邪？使人疾邪？苞苴行邪？讒夫昌邪？宮室崇邪？女謁盛邪？何不兩之極也。』

京房易傳湯嫁妹辭『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，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。陰之從陽，女之順天地之義也。往事爾夫，必以禮義。』

唐虞夏商文學，散見在各書中的，略如上述。可多是韻文駢語，其他散文，就不多見。這有幾個原因：一是韻文駢語，容易傳誦；一是雕版印書的藝術，當時沒有發明，篇幅較長的散文，不易流傳；一是經過孔子一番整理，擇要編在五經裏頭，其餘的日久放失了。

### 第三篇 周秦文學

周時的文學，自從文王囚羑里作卦辭，武王伐紂，作泰誓，牧誓，周公居東，作爻辭，後又作金縢大誥，諸篇，又編纂禮書，召公亦作旅獒，君奭，諸篇，現在統編在易書禮諸經中，成康以後，宣平以前的文章，詩書兩經中，多有載錄，原書具在，研究文學的人，自可博考周知，不須多述。大概春秋以前所有中國文學的精華，統被孔子收拾在詩書易禮裏頭，其他諸子書裏，雖亦有收錄的，大概是剩語間詞了。春秋一書，完全是孔子創作的，文成數萬，其指數千，褒諱貶損，不可書見。所以左丘明替他作起傳來，詳叙博徵，華采茂美，到現在附經以傳。至于孔子的弟子，如曾子作孝經，子夏作詩大序，仲弓，子夏合記論語，文學統是最純粹的。又爾雅亦是孔門弟子記的，這大概多是春秋時的文學了。自孔子弟子以外，春秋時還又管子，老子，晏子，司馬穰苴，孫子，鄧析等諸子的書，亦多算是中國文學的淵藪。後世所有文體，除了第一篇所舉的頌銘等，在黃帝時已發個大凡，其餘如賦，誦，禱辭，盟書，檄移，書記，諧謔，童



謠等，經傳中通又有了，學者拿他來大略翻閱一遍，自然明白。所以不再如第一篇的頌銘等一一列舉，以免詞費。

春秋以後，就是戰國。那算是我國文學更發達的時代了。可是這文學的發達，須有個淵源，據章學誠著的文史通義裏說，戰國之文，源于六藝，又多出于詩教。他說的是：

『戰國之文，其源皆出於六藝。何謂也？曰：道體無所不該，六藝足以盡之，諸子之爲書，其持之有故，而言之成理者，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。而後乃能恣肆其說，以成一家之言也。所謂一端者，無非六藝之所該，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。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，而出辭必衷於是也。老子說本陰陽，莊列寓言假象，易教也。鄒衍侈言天地，關尹推衍五行，書教也。管商法制，義存政典，禮教也。申韓刑名，旨歸賞罰，春秋教也。其他楊墨尹文之言，蘇張孫吳之術，辨其源委，提其旨趣，九流之所分部，七錄之所敘論，皆於物曲入官，得其一

致，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。』

『戰國之文，既源於六藝，又謂多出於詩教，何謂也？曰：戰國者，縱橫之世也。縱橫之學，本於古者行人之官。觀春秋之辭命，列國大夫，聘問諸侯，出使專對，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。至戰國而抵掌揣摩，騰說以取富貴，其辭敷張而揚厲，變其本而加恢奇焉，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。孔子曰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奚爲？是則比興之旨，諷諭之義，固行人之所肄也。縱橫者流，推而衍之，是以能委折而入情，微婉而善諷也。九流之學，承官曲於六典，雖或原於書易春秋，其質多本於禮教，爲其體之有所該也。及其出而用世，必兼縱橫，所以文其質也。古之文質合於一，至戰國而各具之質，當其用也，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，周衰文弊之效也。故曰：戰國者，縱橫之世也。』

據上引述，戰國時文學的淵源，可以曉得個大概了。至于當時文學發達的區域，據文心雕

龍時序篇說的——

『春秋以後，角戰英雄，六經泥蟠，百家飄駭，方是時也，韓魏力政，燕趙任權，五蠹六蝨，嚴於秦令，齊楚兩國，頗有文學。齊開莊衢之第，楚廣蘭臺之宮。孟軻賓館，荀卿宰邑，故稷下扇其清風，蘭陵鬱其茂俗。鄒子以談天飛譽，騶奭以雕龍馳響。屈平聯藻於日月，宋玉交彩於風雲。觀其豔說，則籠罩雅頌，故知緯燁之奇意，出乎縱橫之詭俗也。』

據這一番言論，當時文學最盛的區域，就是齊楚二國。齊在中國北方，楚在南方，本來中國文學，是北方先發達的，戰國時候，南方纔發達起來。直到現在，全國人談起辭賦一類的文學，楚詞就算是個正宗了。

當時文學家，最純正的，是孟子，其餘如墨子、荀子、莊子、鬼谷子、韓非子等，現在統還有專書流傳。又其餘如戰國策載有蘇秦、張儀、犀首、陳軫等的論辨，是縱橫家的文學。史記載淳于

髡的諷諫，是滑稽派的文學，後世小說家文學，大概從這一派發生推演出來。又其餘騷賦派的文學，有屈原的離騷，宋玉的九辨，招魂，高唐神女等作，就是漢魏以來詞賦的淵源了。秦始皇焚燒詩書，蔑棄古典，我國文學，在這時候，是撞着厄運了。始皇把詔命改稱制，把臣下對上的文書，定名叫奏，算個文體的創造。這時候文學好的，就是李斯一人，他那泰山刻石，會稽刻石，琅琊臺刻石，幾篇稱頌皇帝功德的文章，到現在還是流傳，就算秦時的文學了。

孟子說：『王者之迹熄，而詩亡。詩亡，然後春秋作。』大概春秋以前的詩歌散文，多是平正質直一類的。春秋五霸迭興，戰國七雄繼起，君臣上下，多講究爭功競利，因此文人學士，乘時而起。因他所處的境遇，各各發揮他的懷抱。那在位的，就有富國強兵的著作，如管子一類。在野的，就有憤時玩世的文章，如莊子一類。更有那卑鄙詭詐，干祿竊權的一流，亦各騰



播口說蘇秦張儀是最著的了。大概春秋以前，文學的思想，是步步演進的。春秋戰國，文學的思想橫奔直突，大開放了。因這一來，就政治上說，當日原是不堪擾亂。就文學上說，當時卻是盡量發揮，中間獨有個孔子，把春秋以前的遺文舊典，整理起來，編作五經，替過去的文學作個大結束。替後來的文學立個大依歸。春秋一代，在我國算個文學大變遷的時期。孔子在我國古代文學變遷史上，不能不說他是個極有關係的人了。

#### 第四篇 漢代的文學

我國文學思想，在秦時，受了皇帝的壓束，不能大發揮，可是戰國文學的餘風，原來存在。秦的年代又不久，所以到了楚漢，項羽劉邦奮起山澤，亦能歌虞兮，唱大風，文采爛然，到今傳誦。漢有天下，文學復振，在高祖時候，陸賈論述古今成敗，著有新語等書。文帝時，賈誼年少能文，不但擅長辭賦，並且著有新書，具言典章制度的利弊，又有鵩錯稱智囊，賈山著至言。